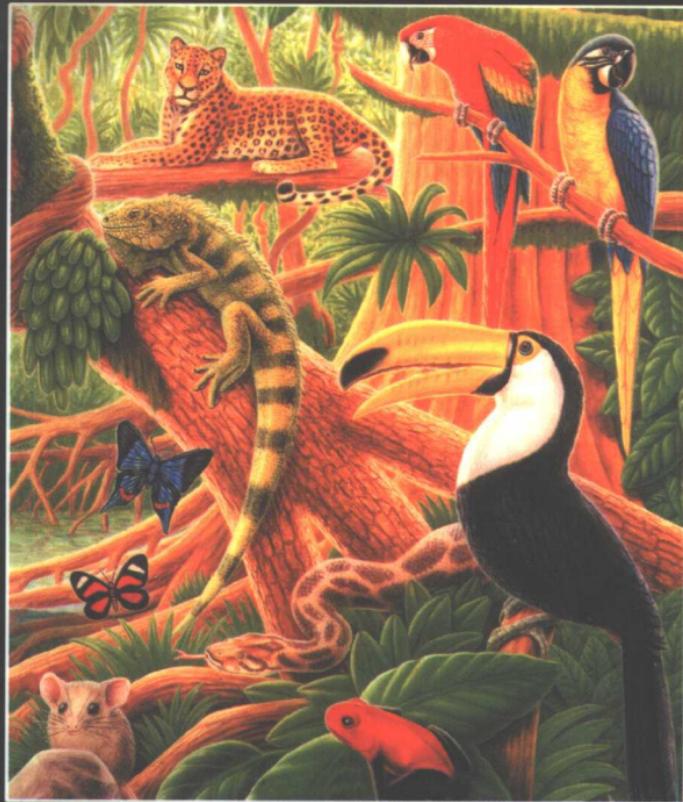


读爱情故事的老人

Luis Sepúlveda



读爱情故事 的老人

[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伍代什 译 钟新校



读爱情故事的老人

[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伍代什 译 钟新 校

UN VIEJO QUE
LEIA NOVELAS DE AMO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爱情故事的老人／(智利)塞普尔维达(Sepúlveda, L.)著；伍代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

书名原文：Un viejo que leía novelas de amor

ISBN 7-80657-334-8

I . 读... II . ①塞... ②伍... III . 长篇小说-智利-当代
IV . 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744 号

Copyright © 1989 by Luis Sepúlveda.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r. Ray-Güde Mertin, Literarische Agentur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157号

书 名	读爱情故事的老人
作 者	[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译 者	伍代什
校 订	钟 新
责 任 编辑	陆元昶
原 文 出 版	Tusquets Editores, S. A., Barcelona, España. 46a edición, abril 2000
出 版 发 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南京博览照相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 张	5.375
插 页	2
字 数	55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334-8/I·282
定 价	8.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译本前言

《读爱情故事的老人》是智利作家路易斯·塞普尔维达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路易斯·塞普尔维达于一九四九年出生在智利的奥瓦利。少年时代他曾在船上工作，以后又去学习，毕业于智利大学戏剧学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积极支持阿连德总统的左派政府。一九七三年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后他被捕入狱，被监禁了两年后，他以八年流亡代替了余下的二十八年监禁，于一九七七年乘飞机离开智利。他到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旅费去欧洲，于是便决定去厄瓜多尔的亚

亚马逊河流域体验一下在那里居住的印第安人的生活。在与土著居民朝夕相处的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为那块古老的土地的环境与生态被所谓的文明破坏的事实而感到无比忧虑。面对朴实善良的印第安土著居民,面对拉丁美洲这块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作者思绪难平,写下了这部旨在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说。

《读爱情故事的老人》于一九八八年在西班牙发表,获得奥维多市基金会颁发的“迪格雷·胡安”奖。一九九二年,这本书被译成法文,很快成了一部畅销书。这部小说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深刻的含义,而且因为它展现了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印第安人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习俗。

小说从一开始就把人们带进了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一个小镇:一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牙科医生用非常简陋的方法给当地居民医

治牙疾,这是一个流动的露天诊所,也是人们来往往聚集的地方。当地的印第安土著居民苏阿尔人、从外地来的希瓦罗人和外来的混血人种在这块土地上共同生活着。通过牙医的诊所,书中的主人公一一登场,最主要的是位喜欢看爱情小说的老人,他拥有与拉丁美洲传奇式的民族英雄玻利瓦尔一样的名字,他善良耿直,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了解亚马逊河丛林的人与动物,并学会了与他们友好相处。另一位主要人物是镇长,这是一个不学无术且昏庸的行政长官,他的骄横愚笨与当地居民的善良淳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发现了一具白人男子的尸体时,镇长武断地认为是印第安人为抢劫钱财所为,而老人则从尸体的伤口的形状与尸体上的气味,推断出这是一只雌豹猫对猎杀者杀害其亲属的恶行进行的报复。为追寻这只豹猫,镇长与玻利瓦尔等人一起深入密林。但胆怯的镇长知难而

退，由玻利瓦尔一人搜寻。最后，老人与豹猫进行了最后的决斗。

小说描写了玻利瓦尔老人与苏阿尔人交往的神奇经历，他们与动物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小说继承了拉美小说中自十九世纪以来就不断涉及的文明与野蛮、人与大自然的主题。但由于时代变了，作者的思索也完全不同了，小说中代表“文明”的人们在凶恶的大自然面前再也不是束手无策任其摆布，而是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破坏。小说着意表达的是在厄瓜多尔这块原始大森林，“文明”正在悄悄地以一种十分野蛮的方式闯了进去，代表“文明”的除了政府派遣的既无知又专横的镇长外，还有对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垂涎欲滴的美国佬，正是他们在毁坏人类生活的大自然，灭绝与人类共同生活的野生动物。他们不仅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他们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在这里作者赋予了文明与野蛮以新的含义，“文明”正在破坏与人类世代友好相处的大自然。保护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物，这是人类的当务之急。否则人类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这就是这本小说给予人们的最深刻的启示。

陈凯先
二〇〇一年八月于南京大学

作者按语

当迪格雷·胡安奖的评审团成员在奥维多读这部小说时(他们几天之后将这项奖授予了它),几千公里之外一个谋杀团伙结束了最卓越的亚马逊护卫者,世界生态保护行动中始终如一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生命,这伙人受雇于一些更大的罪犯,而后者都是一些穿着考究,指甲精心保护的人,他们以“发展”的名义行使这一切。

你永远都无法看到这本小说了,契科·门德斯,亲爱的朋友,你言语不多,总是默默地实干,然而,这个迪格雷·胡安奖依然属于你,以及所有将继续走你的路程的人们,这也是我们共同的道路:保护我们拥有的惟一的世界。

献给：

我遥远的朋友米盖尔·特赞克，南加里特萨上游孙比的苏阿尔地区理事，伟大的亚马逊保卫者。

某个夜晚，他滔滔不绝的充满魔幻的讲述，让我了解了很多他那个陌生的绿色世界的细节，然后，在“赤道伊甸园”的另一些遥远的地方，我用它们构建了这个故事。

安东尼奥·何塞·玻利瓦尔·普罗阿尼奥在亚马逊丛林中的偏远小镇埃尔伊迪里奥安了家，他从土著苏阿尔人那里学会了认识森林和森林的法律，尊重居住在森林中的动物和土著人。他竭尽全力保卫亚马逊丛林，阻止人们将美丽的丛林开发为荒漠。空闲时，他通过读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来打发孤独的时光。但就在此时，一个美国探险家的野蛮行径打破了丛林的安宁……

ISBN 7-80657-334-8



9 787806 573341 >

ISBN 7-80657-334-8

I · 282 定价：8.50元

第一章

灰暗的天空压得很低，像鼓胀着的驴肚皮，都快压到人的头顶了。温热而黏湿的风吹起一些散落的树叶，粗暴地摇晃着装点在镇政府正门前的那些发育不良的香蕉树。

埃尔伊迪里奥镇^① 稀落的居民以及一小撮来自邻近地区的冒险家聚集在码头，等着轮到坐在鲁比昆多·洛阿恰明医生的便携式扶手椅上。这个牙医用一种奇特的口腔麻醉术替他的病人缓解疼痛。

“疼吗？”医生问。

那些病人紧紧地抓住椅子两侧的扶手，

① 这个镇的名字在西班牙文中的意思是：田园诗；爱情。

用拼命瞪大的眼睛和大汗淋漓来回答他。

有些人企图把牙医蛮横的双手从嘴边掰开，并且疼得想破口大骂，但他们的打算遭遇了牙医强壮的胳膊和威严的呵斥。

“安静，他妈的！把手拿开！我知道你疼，可这又是谁的错？啊？难道是我的错？是政府的！你给我好好地记着，你有烂牙是政府的罪过。你疼是政府的错。”

那些正在遭罪的人于是或闭上眼睛或微微地点头，以示同意。

洛阿恰明医生仇恨政府，仇恨所有的政府，仇恨任何一个政府。这个伊比利亚移民的私生子，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一切与权威有关的东西的敌视。可是这个仇恨的原因却在他年轻纵酒狂欢的时候给忘了，因此，他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唠叨成了一个缺点，使他显得有些可爱。

他以咒骂历届政府的相同方式咒骂那些从科卡石油基地来的美国佬，这些厚颜无耻

的外来人,未经允许就给他的病人张着的嘴巴拍照。

就在眼前,苏克雷号上仅有的几个船员在往船上装成串成串的绿香蕉和一袋袋的咖啡豆。

在码头的一边,堆着早些时候就已经卸下船的一箱箱啤酒、伏隆特拉酒、盐和煤气罐。

等牙医一结束整牙工作,苏克雷号就将起锚,逆南加利特萨河流而上,驶向萨莫拉,然后在四天的缓慢航程之后,将抵达埃尔多拉多的内河港口。

由船长指挥,两个充当船员的健壮男人齐心努力,在那台像患了痨病似的老柴油机马达的驱动下,这艘像一只古老的漂流闸似的船要雨季过后才能回来,而阴郁的天空正预示着雨季的到来。

鲁比昆多·洛阿恰明医生每年去埃尔伊迪里奥两次,就像那个邮递员一样。邮递员

难得给居民带书信过来。从他的小手提箱里只会出现几张给镇长的公文，或者那些当权者的因为受潮而又重又褪色的照片。

人们盼船来，只是为了能补充盐、油、啤酒、白酒等储备，而他们却用迎接救星似的热切迎接牙医的到来。尤其是那些疟疾的幸存者，现在正疲于整天吐牙齿的残根，他们希望能有一张清除了碎牙的嘴，来配一副假牙，这些假牙都整齐地排放在像红衣主教制服似的紫红色台布上。

牙医一边给病人清理残牙周围的牙床，一边对政府骂骂咧咧，然后命令他们用白酒漱一下口。

“好了，让我们看看，你觉得这副怎么样？”

“太紧了，我阖不上嘴。”

“操！真他妈的挑剔。喏，再试试另一副。”

“太松了，打个喷嚏就会掉下来。”

“那你为什么感冒？傻瓜。张嘴。”

他们照做了。

试过各副不同的假牙之后，他们找到了最舒服的，然后趁牙医把剩下的假牙放在高压锅里用沸氯消毒的时候，讨价还价。

鲁比昆多·洛阿恰明医生的便携式扶手椅对于整个萨莫拉、亚宽比和南加利特萨河岸居民来说，简直就像个政府机关般举足轻重。

其实，这是一只带有基座的旧理发椅，周边上了白漆，得要苏克雷号的船长和船员们合力才能抬得起，扶手椅的脚被固定在一块一米见方的木板上，牙医称之为“诊室”。

“在诊室里是我下命令，他妈的。这里得照我说的做。下来之后，你们可以叫我‘拔牙的人’、‘拔牙匠’，随你们想怎么叫就怎么叫，甚至我也许还会喝你们一杯。”

那些等着的人露出一张张极端痛苦的面孔，而那些已经挨过拔牙钳的人，脸色也好不

到哪里去。

在诊室周围惟一有笑脸的人是那些蹲着看热闹的希瓦罗人。

希瓦罗人是被他们自己的族人苏阿尔人排挤的本地人,因为苏阿尔人认为他们受了“阿帕切人”^①的、白人的习俗影响而堕落退化了。

希瓦罗人穿着白人丢掉的破衣服,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西班牙征服者强加给他们的绰号。

一个自尊、骄傲、熟悉神秘的亚马逊流域的苏阿尔人和一个希瓦罗人——就像聚集在埃尔伊迪里奥码头上等着讨杯剩酒的那些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那些希瓦罗人微笑着,露出用河里的石头磨得尖尖的牙齿。

“你们在看什么鬼名堂?终有一天你们会落到我手里的,蠢货。”牙医威胁道。

① 这个地区印第安人对白人的称呼。